

余 斌 / 著

西南联大

昆明天上永远的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人物 小细节

与大师近距离全接触

战时昆明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与全息图



余 斌 / 著

西南联大

昆明天上永远的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联大, 昆明天上永远的云 / 余斌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2-13360-0

I. ①西…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7406 号

西南联大, 昆明天上永远的云

余 斌 著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刘 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 E-mail: ynrm@sina.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 印张: 24.5 // 字数: 340 千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3360-0 // 定价: 48.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出版部电话: 0871-64191534

城市的文化地图（序一）

汤世杰

边地云南，“二战”中有两件大事，值得我们永世记取。一是滇西抗战，中国军民以三年多时光和十数万血肉之躯，与日军在怒江隔岸相峙，最终发起反攻，全歼入侵之敌，惨烈悲壮，浩气长存。一件则关乎文化——各地的文人学子，齐聚战时的昆明，群贤毕至，如灿烂群星，辉映边城。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索，研究，写作，创造，培养了一大批学界精英，文化血脉借此得以传承延续，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前者为武，后者为文，一文一武，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专家、学者，对之考证、研究、阐发者众，至今，仍时有新著问世。

余斌教授关注的是后者，所著《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1】}，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20世纪40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经经纬纬铺撒开去，重现诸多文化人的寓所行止、日常起居，揭示当年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一如40年代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引我们徜徉其间。眼光，是当代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笔触则温润怀旧，如拊掌闲谈，满眼战时风雨、书生颜色，读来兴味盎然。

昆明是个奇异的移民城市，偏远也实在偏远。当年交通不便、道路滞涩，从北京、天津、上海到昆明，或一路步行，筚路蓝缕，辗转数省；或经由水路，绕道香港，风雨颠簸，都要吃些苦头。然时势所迫，数年间，仍有无数学人聚集于此。幸好当年的昆明，气度足够地大，不仅包容、融合了各种思潮，还让各种思想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这里生长、壮大、开花、结果。一座“西南联大”，因此造就了众多科技、人文精英，至今让人唏嘘感慨。有文章说，在美国某著名大学，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博士、教授和研究人员，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这数字相当惊人，是不是准确，我不好说，但我相信那个大体的估计，并无夸大。而当年的条件却极简陋、极寒碜。看来所

【1】本书初版名《西南联大·昆明记忆》，此次修订增补版名《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

有优秀的文化成果，从来都不出在权贵之家，也与豪华别墅、妻妾如云无关。中国知识分子“价格”的低廉与智慧的超人，由此可见一斑。当年那些文化人，既无重点学科经费，也无“专家”补贴，既无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没有具有起码条件的实验室，躲警报、钻地洞是常事，坐趟马车上上班，已属奢侈，却一边著书立说，一边殚精竭虑地思索，一边走访民间探索调查。衣食住行都极为艰苦，庶几只可维持温饱。比如住，那些文化先驱、学界巨擘，并不都住在“联大”校园，倒是见缝插针，散居于昆明僻街陋巷，有的为避战火、求清静，甚而远遁至今仍属远郊的城市边缘。所谓安定，也非有厅堂楼阁，不过是临时租用的房子，或民宅、农舍，或古寺、旧庙，甚至是自建的简易房屋。据我所知，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营、落索坡一带，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清华文科研究所等几大研究机构和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祠堂，作为研究场所。在那里住过、工作过的著名人物，据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所说，就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政治学家钱端升，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吴晗，语言学家李方桂、王力、罗常培，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光未然，音乐家查阜西、赵沨等等。在昆明的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一带，如今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一幢民宅，当年也藏龙卧虎，常有风云际会、高人出入。世事沧桑，人去楼空。那些房屋，或历经风雨，朽烂拆除；或遭遇改建，面目全非。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对那些文化人的文化建树，已多有描述与探索，但那些留下过文气墨香的老屋，那批文化人当年的俭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究竟怎样过日子、做学问，怎样与当地人士相处等等，却仍少有人去涉及。

余教授乃有心之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赶在城市扩建、大举拆迁之前，以闲暇时光，不辞辛苦，走街串巷，远赴郊野，费心费力地四处寻访，每查实一处，便欢呼雀跃、行诸文字，以昭告世人。往往他前脚刚走，拆迁大军便汹涌而至，真让人有失之分秒，便将痛然错失无可挽回之叹。初见余先生那些短文，每每惊讶余先生有那样的雅兴，也叹服余先生有那样老到、简捷与干练，又无处不浸透他温润性情的文字。不久，那批文章陆续见诸报端，编者、读者好评如潮，便是意料中事了——一个人，凡用心用功做的事，

用了几份心、几份功，外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随后，《云南日报》“文化周刊”记者，多次报道他们如何跟随余先生，前往探访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人在昆明的旧居。足见社会、读者，对余先生的此类写作，有着怎样浓烈的兴趣。那时我想，如果按余先生的文章，将当年众多文化人的住所——一一标记在昆明地图上，不就是一幅“二战”时期昆明的文化地图吗？这幅文化地图奇特、新颖，迄今为止，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还没见过。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地图。没有文化地图的城市，是缺乏底蕴的城市。余先生奉献的这幅文化地图，当然是历史绘制的，是当年客居昆明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与昆明民众一起绘制的，用他们的生命、智慧、血性与良知。余先生的功劳，在于他锲而不舍地寻微访幽、辛勤重访、校勘订正、考察标记，才使得这幅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得以完整如初地奉献给当今的读者。

“礼失而求诸野。”近年的云南，“文化地理散文”的写作风头正劲，许多作家、学者不畏岁月湮没、山路迢遥，踏遍山山水水、穷乡僻壤，搜寻探求云南的文化渊源，出版了不下数十部文化地理散文，一时蔚成大观。这些作品，不仅出自一般被称为作家之手，也出自社会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之手。像余先生这样，专心致志就近在昆明寻访的，却不多；或有，也止于市井里巷、风土人情，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化人生活，甚少触及。细细想来，余先生属意此事，前有多年的魂牵梦萦，继有占尽先机的天时地利人和，当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先生自幼长于昆明，青春年华，负笈远行，求学他方：20世纪80年代初，远在塞上，所参与之《当代文艺思潮》发风气之先，挟雷携电，震荡域内；80年代末回到家乡，作为学者、教授和文学理论研究专家，于教学研究之余，转而追寻40年代昆明的文化景观，先生此举，乃出于一个当代学者，对老一代学人不卑不亢、矢志不移精神的缅怀与景仰，下笔尽管温文尔雅，看似闲情，却有真性情流露，有真见解示人。对那批文化人在昆明生活的具体环境，先生尽心尽意地描述，不仅因为他本人就是“老昆明”，可借此展示他儿时的记忆，倒是有更深一层的动因。恰如法国人文地理学“年鉴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在其《大地与人类进化》一书中所说：“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地理环境或空间，不只是一种自然的、与人无关的背景或舞台，人类在对某片

地理环境做出最初的叙述后，便像烟云一般消散。事实上，它像空气一样渗透、弥漫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任何人，都会受到具体生活环境的影响，文化人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是文人，也是常人，也要吃喝拉撒睡，也有喜怒哀乐。他们能取得学术成果，既因为他们自己的天分，也因为这片土壤的滋养。如此，展示当年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及其文化，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同样是这片土地，后来的情形，似乎并不怎么好。个中缘由，值得研究。如果读者从本书看到的，不仅是一些史实，还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敬业与辛劳，能给当代人以启示与借鉴，思考我们的教育，该如何改造；我们的文化事业，该如何建设；我们的社会，该如何发展，则幸甚，幸甚。

我所知道的余先生，乃儒雅之士、性情中人，说话做事，亲切平和，从不张扬，他的写作，无论专著、论文，还是随笔、小品，皆自主独立，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绝不人云亦云，也从无吹捧粉饰，倒常于精微雅致之中，深藏智性的创见、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细品余先生这类文字，几乎从不见形诸外的“用力”之处，总是娓娓道来，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自有他泊于自然的潇洒。这样的文字，与那些自以为可以横行天下称王称霸者，真乃天上地下。他所述的那些文化人在昆明的经历际遇，不管乖僻怪异，还是中规中矩，也多随缘任运，如水流云在，很少“做意”之痕，甚而剑拔弩张之态。所记者，不管后来只是寻常书生，抑或终成旷世才俊，如今也多如已逝之水，但在余先生笔下，他们的书生意气、学问风格、脾气秉性，一如半个多世纪前边城昆明的江湖旧事，读起来仍滋味深厚，有睛光闪烁，有血丝粘连，有豪气喷洒，带给我们的，是智者思绪的超然飘逸，人生甘苦的深长回味。这样一幅“文化地图”，不是一幅精美却苍白的纸质印刷品，斑斓杂驳，却鲜活跳脱，凸显出的，是那一代文化精英的人格魅力、血性与体温，有着沉沉的分量。一个城市，当然不止一幅文化地图。来日若要为当代昆明绘一幅新的文化地图，余先生已用自己的方式，标明了自己的方位，这就足够了，我想。

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记忆（序二）

朱霄华

余斌老先生的这本书，十多年前首版时我就读过，当时一面读着，一面就很感动。我心里想，总算有人不辞辛苦，把联大八年的那一段往事挖出来了。不仅仅是挖出来，还挖得很深，算得上是掘地三尺，连根都刨出来了。刨根问底，做学问，写文章，要有这个精神，有了这个精神，才谈得上本事。所谓本事，是盯住一个事情不放手，几十年只做一件事，即便是再小的事，也可以做出大文章来。

西南联大八年，当然不是寻常小事。这个道理怎么说呢？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读完余先生的书，大抵上也可明白个大概。在这件事上，余先生是下了大功夫费了大力气的，他大约是从五十出头就开始注意这个事了，算起来，是在二三十年前。这些年，出了不少讲述西南联大的书，余先生的书算是比较早的一种。余先生那么早就关注西南联大，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关注西南联大，二三十年下来筚路蓝缕、刨根问底，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学者专家也做这个事情了，西南联大都成了研究的热点了，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了不起。余先生研究考证西南联大，不说先人一步，至少也可说是参与开风气之先吧。最近这十来年，联大的影响慢慢扩大，现在是连整个民国都热起来了，读书人，先要看了民国那一拨人的做派、著述，才知道民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黄金时代。80年代根本不算什么，从文化上讲，顶多也只能算是启蒙，而且启的还是西方近现代的蒙，至于说到我们自己的传统，那是彻底的断层了，讲承前启后，那真是无前可承，启后，谈不上，因环境气候的关系，基本上也没有启出什么好风气来。因为搞现代化，一切都围绕着经济转，其他的，跟功利性的实用主义不沾边的，暂时放到一边，靠边站，以后再说。你要是站到中间来了，就想办法把你挤出去。这个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

西南联大热，因为环境、气候、思想意识的关系，出现得有点晚。也不

是有点，是太晚了。这个情况多少是令人感到遗憾和沮丧的。原因太复杂了。30年前我在云南师大就读，那时候进校，我连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授写作课都不知道，更不用提穆旦、冯至、卞之琳、汪曾祺这些人了。当时只知道四烈士和闻一多先生。我报考中文系，是因为读了沈从文先生的《月下小景》和《边城》，读了以后，才知道汉语写作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可以不是高中语文课本上那个样子的。至于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这样的大儒，大学毕业了才知道一点点，但也仅限于他们的大名和逸事。以后接触到他们的学问，才猛然明白大学四年，没有学好，损失惨重。这是个教训。为什么会生出来这样的感慨呢？原因就是那时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了解西南联大的，知道的人，大多数都死了，活着的，知道的，我想是因为被整怕了，知道了也不跟你讲，更不用说著书立说。

余先生的这本书，初版时是分为三个小单本，我见到的时间是2003年岁末，当时书刚出来，我一口气读完，吓了一跳。我说怎么有人对联大的了解这般详尽、如数家珍，那些大文化人，仿佛一直都活着，就像他们一直都是作者的隔壁邻居一样。后来又想，一个人花费多年心血，又是考证，又是寻访，又是实地勘察，好不容易写了这样一本重要的书，又好不容易出版了，书出来以后却又为什么没有在全国发生相应的影响呢？这个现象我想了很久。我认为余先生的这些书是超前了。后来因为写了一篇小文在报上鼓吹，机缘一到，就见到余先生了。见到余先生，才知道余先生是昆明人，甫一出生，就跟西南联大的那些文人、学者住在同一个城市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凭吊的那个五光十色的老昆明。那时候余先生都已经是快七十的人了，但是见面也没有隔代的感觉。交往深了，又才知道，余先生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川大。80年代中国如火如荼的西方现代文化启蒙，余先生属于元老级的播火者那一辈，因为他当时是全国最新潮的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的创办者和主事者之一。《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创刊，1983年第一期发表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在全国文艺界引发了一场火药味浓烈的大讨论。之后，朦胧诗才算是浮出水面了，才具有了合法性。在此之前，北岛、顾城他们是处于“地下”的、黑暗中的一群。

话扯远了。但也不算远。实际上，我想要说的是，在文化视野上，余先生是一位眼光并不限于时代的知识人，而且文化知觉极为敏锐。西南联大之

于后世中国文化遗产与教育的独特价值，他早就看到了。不仅仅是看到、意识到，他还是一个行动派，立即全身心投入，他为此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说长年累月、耗时日久。看他后来写成的书，我估计他参阅的有关文献、书籍、史料，恐怕不下千万字。掌握的文献资料少了，拿不下来。因为余先生的这本书，在写作风格上是举重若轻的、在场的，他是把自己整个地放进去了，人文的、情感的、审美的，乃至对故乡老昆明的家园情怀与童年记忆，统统投进去了，不是简单的资料汇总。像他这样的文风，我觉得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的功夫，在文风上又有属于作家主体个性的一面，所以比较难写，不把材料先消化了，并做了那么有深度的思辨、情感和记忆的强投入，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说到做学问的态度和文风，乃至一个人的文化品格、学养、品性，还可以讲几句。我觉得余先生在这些方面跟他笔下走出来的那些人物是一脉相承的。像他这样的老派文化人，我因为出生晚了，见得不多。余先生话少，坐在哪里都身板挺直，这是只有在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旧派知识分子身上才能见到的一个标准坐姿。旧，不是贬义词，旧事物，故旧之交，老朋友，旧文化，让人感到亲切、愉悦和安慰。跟余先生见面，我每次都嗅到一种旧旧的气息，这种气息，同时也是民国一代文化人身上所特有的。读他们的文字，感觉他们身上也是这种气息。这种气息，在余先生的这本书里保存下来了，它们隐藏在字里行间，细心、敏感的读者，并不难捕捉到。我认为，这种气息不是哪个人想有就有的，培育出这种气息来，恐怕需要有过去的那个特定环境，那个特定的文化气场。一个字，养。一辈子都用文化养起来。一代一代传习，耳濡目染，方才成就气息。我们在这半个多世纪里长大的这一代人，都不能说有文化了。从经典那里偷来了一点文化，看起来是肚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了，但还是算不得数，因为还没有吸收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一说话、一行止，就露馅了，呼出的气息不对，都看得出来。生命气息、文化气息、个性气质都不对。从民国过来，或者最迟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拨人，跟后来的人不同，一望就望出来了。有经验的老中医看人，一看就知道你有什么病、病因在哪里。在余先生的书里面，弥散着的是另外的气息，干净，纯正，不阿，不计得失，天下公心，昭昭然，朗朗然。写西南联大的书很多，但有余先生这个味道和情怀的就稀罕了。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文化的体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被狠狠地砍了一刀。“文革”破除四旧，又狠狠地砍了一刀。这两刀砍下去，骨头断了，但是经脉还连着那么一处、两处，还有些气息。再后到了最近三十年，说不准经脉是不是完全断了，说气息弱了则大致不差吧。余先生书里面探访到的联大人旧居，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造城运动之后，如今好些只剩下旧地，旧居已少之又少，且难觅。要看的话，也只有在老照片上才能看到一点。所以，我看余先生的书，是当回光返照一类的东西来看的。西南联大的精神，老一辈人的学人风范，在今天活着的人身上，是难得见到了。不过我最近看南怀瑾先生阐述传统文化的书，又有了一点信心。一半是信心，一半也是自卑。一边看一边觉得自己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很无知。也很感慨，怎么老祖宗发明出来的高明智慧，在现在中国人的身上少之又少呢？我看到南先生在课堂上，说未来的两百年，地球人的文化命运，是往中国一边倒的，因为西方那一套，不怎么灵了，再依着西方百年来的老路走下去，人类恐怕就要灭种。南先生掐指算算，说东方文化智慧，过两百年都不会衰竭。要不要信这个？我自己是信的。有人说南先生，你老人家得道了，是通人。九十多岁的南先生说，通个屁，我只是把自己的身体打通了，上面这个道通，下面那个道也通。这个看起来是开玩笑的话，但有大学问在里面。

佛经言“交臂无故”，是说这个世界变化快，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大学》里面说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旧的支持，新的新不起来，也活不起来。余先生的这本书，算是旧版新出。我十多年前读，当真是醍醐灌顶，这次再读，算是温故知新，又有诸多感受。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联大热，民国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觉得，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化断层之后，我们这些后来人有责任和义务把中国文化业已微弱的那一口气接过来，使之发扬光大。

乙未年夏，于昆明丹霞斋

目 录

contents

城市的文化地图（序一）/ 汤世杰	01
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记忆（序二）/ 朱霄华	05

学人与学府

昆明有条靛花巷	002
语言学家罗常培	007
从金岳霖跑警报说起	011
爱写日记的化学家曾昭抡	015
挂布分屋两大家	020
闻一多在司家营	022
傅斯年与闻一多	025
不能只看他的背影	030
吴宓与关麟征	035
龙头村：冯友兰和他的犹太人邻居	040
冯友兰的徘徊	042

说说吴晗的另一面	047
陈梦家、赵萝蕤夫妇	053
北门街的“西南文化研究会”	058
伊斯兰经典翻译家马坚	063
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068
楚图南的《路南杂记》	074
潘光旦：《性心理学》及其他	079
联大校园的漫画风波	083
西南联大的红楼热	087
刘文典磨黑风波始末	091
钱钟书何以离开联大	095
再说靛花巷	099
播撒现代派种子的燕卜苏	103
以中国为母国的柏西文老人	106
我也“见”过温德	110
白英教授：中国人民的朋友	114
中国通费正清	118

李约瑟与昆明	122
联大记得龙云	126



来不及跑警报的冰心	132
冰心与呈贡	135
冯至在昆明	139
新月西沉	145
林徽因在巡津街	149
在龙泉镇的梁思成夫妇	154
林徽因对昆明的最后记忆	159
冰心、林徽因在昆三年似无往来	163
早就写过“孔雀胆”的施蛰存	169
沈从文为什么有自卑感	173
沈从文的另一面：自负	178
高文化含量的《路南游踪》	182
“被云南人驱逐出境”的李长之	187

本地人与外省人	192
楚图南论云南人爱听恭维话及其他	197
大学生投笔从戎	202
没有野人山就没有诗人穆旦	209
王佐良：昆明现代派的喉舌	214
光未然在昆明	219
斗南村：李广田与“胜利”赛跑	223
老昆明话剧舞台	227
曹禺、闻一多联手推出《原野》	231
《野玫瑰》昆明出台前后	235
“新中国”在昆明	239
滇戏知音	244
农村唱灯习俗与徐嘉瑞的花灯研究	248
从大三弦舞说到《九歌》	253
马思聪的两次音乐会	256
一知半晓说“艺专”	258



朱自清昆明遗踪	264
文化巷 11 号	269
“二云居士”小考	275
跑警报：不同的记忆	278
由陈梦家说到闻一多的房东姚家	281
昆明节孝巷闻一多旧居寻访记	283
浦江清戏咏“一去二三里……”	290
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	293
最后的闺秀	296
颓唐落魄康白情	300
与徐志摩沾亲带旧的几个人	303
探访兴国庵	306
寻找“三间房”	308
“昆明像北平”考	313
大西门：藏龙卧虎巷一条	319
百年老街：古旧、苍凉、文化重叠	323

大西门外古驿道	329
当年昆明流行风	333
民歌里的情歌	336
联大师生兼差创收种种	341
《未央歌》里的昆明风土风情	346
王力散文的老昆明信息储存	356
南屏大戏院	361
老昆明的外国医生	365
近日楼外“绿纱灯”	368
在昆明寻访名人旧居	372
后 记	376